

日據末期帝國主義在臺灣的掙扎

陳壬癸

一、前言

日本於西元一九六八年，亦即同治七年，明治天淵即位後，即銳新維新，選派留學生吸收西方文明，利用新式艦炮、訓練軍隊、改革法制、廢藩建縣，從事近代建設，國勢日漸強盛。而此時地大物博之中國則由於滿清政府昏庸無能，繼鴉片戰爭之後，再受英法聯軍合攻，清廷脆弱畢露，日本以中國在地理上最爲鄰近，乃積極加強侵華謀略，時思時機以逞。吉田松陰在其所著「幽囚錄」中建議日政府：「今急修武備、艦略具、礮略足，則宜開發內諸侯，乘間奪模察加澳都加、諭琉球朝貢，會同內諸侯，責朝鮮納質奉貢。如古盛時，北割滿洲之地，南收臺灣、呂宋諸島，漸示進取之勢，然後愛民養士，慎守邊圉，則可謂善保國矣」，日本侵略陰謀可見一斑。

同治十年（西元一八七一年）十月琉球人民六十六人，遭颶風漂至臺灣南部，爲牡丹社番社山人所掠，死五十四人，餘十二人由臺灣地方官保護回國。翌年三月，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亦漂至遇禍，日政府爲謀取琉球，乃藉口聲討，一方面封尙泰王爲藩王，派官員四人駐紮代辦外交，同時照會各國公使，聲明琉球已歸日本。同治十二年（西元一八七三年）復以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，受內務府管轄，租稅繳納於大藏省（財政部）另藉口征討山人，出兵臺灣，結果清廷賠款又失琉球之宗主權。西元一八九四年，即光緒二十年，日本爲染指朝鮮，藉故出兵入侵朝鮮與清廷發生中日戰爭，清廷又戰敗，光緒二十一年日本全權談判代表總理大臣伊藤博文，前後與清廷代表李鴻章談判數次，除堅持朝鮮須脫離中國藩屬獨立外，並要割讓臺灣、澎湖等，清廷屈膝求和依據馬關條約，臺灣與澎湖割讓於日本，從此臺灣與澎湖即陷入日人統治前後五十一年之久。中日戰爭後日本軍閥，野心又更爲得逞，乃加強侵略中國，蓄意謀取東北，又於民國二十年（西

元一九三一年）發動九一八事變，不久東北三省淪陷，翌年日本導演成立偽滿洲國，實際上由日本控制一切，淪爲日本之屬國。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情激昂，各地自動抵制日貨，並作抗日遊行，黷武的日本軍閥得寸進尺，變本加厲，繼續在華各地製造事端，先後侵犯上海，並對華北進攻，民國二十四年西安事變後，日本鑒於中國團結一致，及政治改革與經濟建設，突飛猛進，非立即發動大規模之侵略戰爭，不足以征服中國，迷夢。乃時民國二十六年初起，日機在華北散發荒謬傳單，欲促成中國之分裂，日本海軍公然在中國海域，作大規模之作戰演習，日本浪人屢在各地毆辱中國軍警，製造糾紛事件。此時日本各報紛作煽動戰爭之宣傳，日本軍部亦開始作動員之準備。是時日本陸軍合現役，預備及補充兵共四百四十八萬元、海軍艦艇一百九十餘噸、空軍飛機二千七百架。中國因統一未久，軍制初創，陸軍共步兵一八二師，又四十六獨立旅、騎兵九個師、又六個獨立旅等，共約二百萬人。海軍新舊艦艇六十六艘、飛機六百架，雙方質量及裝備相較，日本顯佔優勢，然其時中國上下同仇敵愾，已激起民族共憤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軍在蘆溝橋演習，藉口發動攻擊，我軍至此已忍無可忍，奮起抵抗，全面抗戰爲之爆發。當時蔣委員長鑑於日軍裝備優良，我軍不利於陣地作戰，乃擬定一長期作戰方略，利用廣大之空間土地，求得時間上持久之勝利，不重一城一地之損失，而以積小勝爲大勝，成全大局。同時發動敵後武力，使敵軍活動僅限於點線，首尾不能兼顧，於是全民奮起，爲國家民族之存亡與日軍週旋。筆者生在臺灣農村，七七事變發生時，適在鄉下公學校（今之國小）六年級唸書，在祖國八年抗戰期間，亦即日據時代末期，由公學校升入中學唸書；畢業後被征召當「學徒兵」一年，嗣祖國抗戰勝利臺灣重歸祖國懷抱，在此七、八年期間看到日本軍閥，當時如何捏造侵華之事實，美其名爲亞洲和平開啓聖戰，在臺灣廣爲宣傳，嗣偷襲珍珠港

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向英美開啓戰端，並以雷電式攻擊東南亞各國，又美名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等等，但不久又看到了日軍節節敗退，至向盟國無條件投降，茲略述一些閱歷的事實，聊加證明贖武軍閥，害人害己的罪過。

二、發動蘆溝橋事變，竟說爲了東亞 和平開啓聖戰

日本蓄意侵略中國，自同治十一年出兵臺灣以後，銳意展開如上所述，而至民國二十六年發動七七事變，擬侵吞整個中國爲最後目標，民國二十六年六月，日軍按照預定計畫，集中其河邊祇圍於北平近郊，七月七日午夜在宛平縣蘆溝橋一帶演習，藉口士兵失蹤一人，欲入城搜查，我駐軍吉星文團以時值深夜，恐引起地方不安，婉加拒絕，旋經冀察當局與日本駐屯軍司令交涉，商定雙方各派五人調查，翌日晨五時已抵宛平縣署，日方仍堅持入城搜查，我方未允，日方竟突向縣城發動攻擊，我軍忍無可忍，於是戰端開啓進入全面抗戰。日本軍閥竟捏造事實，以中國對於東亞共榮與和平，拒與日本合作，排斥日本，並在蘆溝橋向演習之日軍發炮挑戰爲由，廣事宣傳必須聲討中國。於是發動學生，團體等大事遊行，高唱所謂皇軍進行曲、愛國進行曲等，掀起高潮。日據當局所編這些歌曲、歌詞，平易簡單，唱起來容易，普遍深入，雖有歪曲事實之處，惟頗收掩飾之效果。這一點雖爲可恨的敵人，但其宣傳要領，誠屬厲害無比。四十幾年前他們所編的這些歌，現在筆者尚能記起一、二首，茲試譯如左：

代天征伐不義者 我兵忠勇無雙

被歡呼聲送前線 今要離開祖國

如無戰勝不回國 誓之心多英勇

另一首歌曲、歌詞，描述兵與馬之間的感情，亦頗爲流行茲試譯其大概內容如左：

離國已經幾個月 誓與愛馬共生死
愛馬呀！睡得好麼？ 明天將有硬戰呢？

筆者記性平凡，但四十幾年前的歌，尚能記起一、二首，足見此種寓教於歌的宣傳，如何的深入當時年青學生及民間的一斑。日本帝國主義者，爲鼓舞士氣，動員全國上下，編了不少的所謂愛國歌曲，甚至於用流行歌曲的格調，使它深入民間，誠爲不簡單的敵入矣。

日本因事先有周密的侵華計劃，七七事變一開始，即以閃電式發動攻擊，使用其較優良裝備，攻陷天津、北平等大都市，而每攻陷一處城市，必令學生、團體等持日本國旗遊行慶祝。晚上則再提燈遊行，這些遊行必須高唱軍歌大事慶祝，並鼓舞士氣製造高潮，亦藉此掩飾其侵略之真相罪惡。其實日本承認在中國境內練兵演習，即已爲嚴重的挑戰與侵略，而硬說爲維護東亞和平而開啓聖戰，實爲離譜太遠，強詞奪理莫此爲甚。當時臺灣同胞雖內心不願苟同，但處在殖民地統治下，唯有任其驅使。

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年，日本當局公佈了「國家總動員法」給人民許多限制，以資配合侵略戰爭，殖民地臺灣更爲雷厲風行。

內務省（內政部）根據「國家總動員法」邀集全國兒童圖書出版業者，給予「關於改進兒童讀物指示要綱」的公文，命令他們切實遵辦。

文部省（教育部）的「初等科國史」，有這樣的一段記載：

「我國（日本）爲確立東亞永遠和平起見，需要日本、滿州、支那三國的緊密合作，我國將此宗旨告訴支那，並希以協力。但是支那政府不解我方誠意，仗着歐美的援助，繼續排日的運動，並且整頓軍備，緊迫日滿兩國。果然支那兵於近在北京的蘆溝橋，向演習中的我軍發炮挑戰，尤有進者竟予危害我方居留民。我國糾正其不法，並且阻止騷動，但蠻不講理的支那，越來越頑強。於是，派遣『暴支膺懲』之軍隊，戰事竟從華北蔓延到華中、華南了。」日本的最高教育行政當局，向全國少年們灌輸以歪曲的歷史真相。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的宣染，老幼日人提起中國人，便有潛在意識：鴉片鬼、利己主義、沒有國家觀念。既有堂皇的中華、中國的名稱，他們却不用，偏偏稱呼「支

「那」，甚至把中國人蔑稱為「清國奴」。總而言之，在他們看來，中國人是卑賤的民族，應該挨打的民族。反之，日本人是天之驕子，允文允武，君臨中國人之頭上，自認為東亞的支配民族，唯我獨尊至極。

日據時代學區限制甚嚴，筆者住於農村，只能在鄉下公學校唸書，當時學校只有幾班學生，都是臺灣人，而校長、老師則大部份為日本人，因日據時代限制臺胞升學，要入師範學校不易，取得教師資格者稀少，故我們公學校記得只有一位臺籍老師外，餘一、二人為代理教員，而代理教員與有文官服可穿之正式教員相比，顯無地位，而日本人教師確實甚為神氣，有者時常藉機辱罵中國人為：自私、無國家觀念，學生如有差錯、被打耳光，被罵為「清國奴」均為司空見慣了。這當然亦受上述帝國主義最高教育當局指導所影響者。

三、配合侵略戰爭、推行所謂「皇民化運動」

日本軍閥其軍紀之嚴格，可謂世界無匹，因此形成了精強的軍隊，也隱藏脆弱性。日本因天然資源缺乏，為補足先天性的不足，拼命的從事精神教育，從國民小學做起，其宗旨係以教育為手段，修練皇民化，力圖全國團結，向世界宣傳日本文化優秀，堪稱值得做支配民族。

為了達成皇國目標，教師們曉諭日本兒童，看輕生命如櫻花，寧為天皇而死之精神教育，教師們幾乎變成推銷死亡的商人。

從此皇國思想甚囂塵上，其橫流沖擊到殖民地臺灣來。臺灣總督府准予臺灣人做皇民，推行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，為了配合侵略戰爭推行所謂「皇民化運動」，民國三十年、西元一九四一年初臺灣皇民奉公會正式成立，皇民化運動熱烈展開，首先要臺灣人改姓名，但是，大多數的臺灣人不願意，雖然改了姓名的臺灣人，馬上配給物資與日本人一樣，但是大多數臺灣人，寧願少拿配給，亦不願出賣民族靈魂。筆者家父當時擔任保正（村里長），日本警察雖然常來催迫說做保正

要以身作則推動皇民化，率先改姓名，但家父對此遲來的皇民化運動不感興趣，尤其以更改日式姓名實對不起祖先，一直拖延未更改，因此故鄉村落約一百戶人家未有更改姓名者，但住於都市的臺灣人，有小數人經不起一再被催迫，而有少數人更改姓名者，惟所佔比例甚少。

有人改姓名後，家中阿公、阿婆並不會說日本話，實在不像話，於是加強推行日語，在全島各角落，普遍設立日語講習所，多利用晚上上課，俗稱為「夜學」，令臺灣人教師做先鋒隊集合了阿公、阿婆，教以阿、衣、烏……有的年年齡已經很大，口齒不清，發音含糊，今天學一句，明天就忘掉了一句，臨時抱佛腳，可沒有那麼簡單。臺灣人教師們當了皇民化推銷員，被迫以身作則，在家裡不但全家要說日本話，而且要穿日本和服。日本和服又寬又大，在亞熱帶的臺灣，穿起來既不習慣又不自在，平日教師們多把它藏起來，只有州廳視學（督學）來考核皇民化情形，挨戶訪問時，才慌張的穿起以應檢查。視學大人很神氣，穿文官服，佩短劍，還要檢查有無奉祀日本之神位？此乃要臺灣人在客廳奉祀日本開國之神天照大神神位，該神位係用素色木板，仿日本神社大門形態製成，高約三十、四十公分，與臺灣人客廳當時多用紅色對聯者排在一起極為不調和，又臺灣人在客廳另有奉祀神明者，在他們看來格格不入，於是一聲令下將所有臺灣人奉祀的神明都集中起來，禁止膜拜，後來竟予燒掉，銳意要臺灣人專心膜拜他們之神天照大神，日本人膜拜方式不用燒香，但合雙手打二、三下而鞠躬，臺灣人都不習慣，是故都陽奉陰違只將其神位排在客廳不予膜拜，有者偷偷的藏起神明還是膜拜原來所奉祀者。前述日本開國約天照大神神位，日據當局曾大批製作每戶分配一個，形式上是排了，實際上大家不感興趣，乏人膜拜。另外要臺灣人過新曆年，不要過舊曆年，過新曆年時要在門口雙邊插松竹（象徵吉祥），但另外用麻繩及白紙條牽縛，有如臺灣人辦喪事，因此大家還是不感興趣，仍舊過舊曆新年，吃年糕。為應付警察檢查，只好在保正家裡門口於新曆過年時插松竹，形式上加以應付一番，大家依舊做舊曆年過

春節。日本警察對這些似亦無可奈何。

日人統治臺灣，採取保甲制度，保等於現在村里，甲則等於現在的隣，保甲則受日本警察指揮監督，而在警察命令之下，少有不能澈底貫徹者，唯獨推行皇民化運動，處處遭遇了困難，並無收到預期的效果。原因何在？筆者以為日本統治臺灣，前後達五十一年之久，完全採取殖民地愚民政策，最明顯者無非在臺灣實施差別教育措施，分設小學校與公學校，在臺日人唸小學，臺灣人唸公學校，且課程、題材高低不同，至公立中學，亦即州立中學（臺灣其時五州三廳）數目有限，大都市始有設立，全島只有二十幾所，雖有嚴格之升學考試，但日本人子弟幾乎全收，臺灣學生能升入者寥寥無幾。公立中學升學考試，分爲初試與複試，初試爲體格檢查，體能測驗與口試，臺灣學生在這初試一關，即被藉各種理由打下，根本難予進入複試（筆試），筆者不知何故亦即於初試就被打下，根本無法參加筆試，還好當時尚有一、二所私立中學，可以再參加考試升入，而進入私立中學唸書，否則恐欲讀無校也。這些私立中學有：臺南私立長榮中學、長榮高女、私立淡水中學、淡水高女，私立泰北中學等，因在臺日本人幾乎全部能獲特別加分升入公立中學，是故這些私立中學雖亦有升學考試，但因無日本人參加，在公平競爭下收容了不少臺灣青年，但是較之現在唸中學者比較，其數目少得可憐，筆者村落當時似只有中學生一、二人，與現在家家戶戶，有升學中學者相比，可謂天壤之別也。至於升入大專學校，更有嚴格限制，臺灣人只許升入醫、農學院等人數至爲稀少。因此臺灣人擔任公務員者很少，又都是低級人員，另外日本人任公務員有特別加薪六成爲一種特別津貼，臺灣人則無此，顯有差別，由此可見愚民政策之一斑。日本人統治臺灣，優越感很重，於五十一年統治期間，稀有與臺灣人聯婚，以此情況再加歧視差別，而要在其日據末期，異想天開，推行皇民化運動，本屬極爲矛盾者，但日據當局爲着配合其侵略戰爭，討好臺灣人便於動員驅使爲其効勞犧牲，而推行此一運動，因此推行起來，格格不入，處處遭遇困難，可謂歸爲失敗，不但如此反而使臺灣人覺得這遲來的皇民化運動，似乎

在敵帝國主義的喪鐘，亦可謂爲掙扎之一景也。

四、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並入侵東南亞各國，加速走向滅亡！

曠武的日本軍閥，陷入中國大陸全面長期抗戰第三年，即民國二十八年（西元一九三九年）美國政府通知日本政府，把「美日通商航海條約」予以廢除，另支援中國武器及貸款，對於日本侵華予以牽制。這也許導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誘因，日本確實着慌了。爲了肆應在大陸陷入如泥潭裏的戰爭，鞭策全國人民，甚至動員男女中學生，拼命生產戰爭物資，曾廣植蓖麻取其種子交政府鍊油充爲軍用等而各中學加強軍事操練，一切爲支援戰爭，幾至荒廢正式上課。隨着戰場擴大，補給愈加困難，近代戰爭所需物資鋼鐵生產指數開始下降。民國二十九年（西元一九四〇年）美國對日開始禁運，翌凍結日本在美資金，美國空軍飛虎隊志願參加對日作戰，嗣英美二國並公開反對擴展領土與武力侵略，美日關係益趨惡化，日本乃於民國三十年（西元一九四一年）十二月八日晨一時，出動戰艦三艘、航空母艦六艘、巡洋艦八艘、驅逐艦二十艘、各式飛機三百餘架，發動對美國檀香山真珠港偷襲，美國因疏予戒備，損失慘重。同日日機並猛炸香港、菲律賓、新加坡等地，其陸軍則分別南進在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香港、關島等各處發動攻擊。於是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荷蘭、美國、比利時、南非、紐西蘭等國紛紛對日宣戰，美國並宣佈對德、意兩國進入戰爭狀態。日本此時因在中國大陸廣大地區作戰，又再發動此一大規模戰爭，着實爲不自量力，雖然表面上開始時因採取偷襲，及閃電式進攻得逞於一時，無奈不久即因戰場過大，補給極度困難，國內亦因動員一切支援戰爭，已成外強內乾，是故民間物資極爲缺乏，衣着方面布類奇缺，民間穿衣少有不縫補者，又食物亦缺乏不得已實行民生物資、米、肉等配給制度，筆者其時在中學唸書，記得同學所穿制服少有無補者，又因配合支援戰爭，加強協助軍事，正式

課程偏廢，後來連修業年限亦縮減一年。其時為加強軍訓，軍方加派軍訓教官二人來校，記得軍階尚為曹長（士官長）較原就在校之軍訓教官軍階少尉為低，但此二位曹長因為是現役老兵，神氣十足甚為囂張，對待學生態度橫暴，上課時稍有不順眼，動輒辱罵為「清國奴」，至體罰學生隨便使用操練木槍突打胸部或頭部等，極為殘忍，少有未被欺負者，但此時正是軍閥瘋狂不可一世，同學們只有忍耐，不敢怒不敢言，暗地裡想這些蠻不講理的軍閥必遭天罰。筆者唸的是私立中學，老師約有半數為日籍者，但可能因知識水準較高，對待學生多還講道理，並沒有像教官或小學老師一味的作日本軍閥之爪牙。

隨着戰爭持久，臺灣物資愈來愈缺乏，日本殖民統治者曾下令強迫收買民間所有飾金，臺灣人雖多不願意，但因恐違所謂動員國策受重罰，在管區警察威迫之下，所有民間飾金，阿公、阿婆一生所貯藏的金飾，婦女所存嫁粧金飾紀念品，無一能免統統被掃空，雖都不敢怒不敢言，但暗地裡都痛恨日本軍閥，為何不自量力好戰而窮到如此地步？又另外亦推行所謂「廢物利用運動」，普遍回收民間廢鐵、廢銅、廢鉛、廢鍋等無一不要，可見物資缺乏之一斑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西元一九四二年）日本政府以臺灣日語普及率達到六成，乃公佈「特別志願兵制度」，美其名為志願，實為指名點召臺灣青年從軍，而仍在中學在學中學生亦難免，筆者同學中，有一更改姓名為高島者，在學中被點召志願參加日本少年航空兵，而在此以前臺灣青年，都被徵召前往東南亞戰場等，擔任所謂「海軍工員」或義勇兵者甚多，等者故鄉小村落，亦有不少人被徵召，有去無回戰死在東南亞。據七十一年初，日本瀆賣新聞社論提起，日據時期臺灣人因戰傷亡補償案刊載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計有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名臺灣籍人士，被日本徵召從軍，其中三萬零三百零四人戰死。筆者有一親戚原係開業西醫，亦被徵召赴東南亞當軍醫，而一去未回，據說係在赴南方日艦上即被炸而亡，但亦未見正式通報，以攻其妻積憂去世，留下幾個兒女，家庭為之支離破碎，又有一同鄉青年被徵召赴東南亞當海軍工員，亦是一去無回，妻子改嫁他去，留下女兒

淪為孤兒等等，諸如此類不幸不勝枚舉，可謂害人不淺矣。

五、帝國主義者最后的掙扎

日據末期日軍在中國大陸，陷入中國全面抗戰，又因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並進攻東南亞各國，引起英、美、加奈大、荷蘭、紐西蘭、南非、澳洲等諸國紛紛對日本宣戰，日本陷於四面楚歌，因戰區廣大補給甚為困難，不久美國及盟軍開始反攻，美國以其優越海空軍做先鋒，一一收復先前被佔島嶼，日本太平洋艦隊不久亦就被美軍摧毀，美國空軍性能優越之機羣，開始向臺灣、琉球、及日本本土大事攻擊及轟炸，筆者當時在臺南市中學就學中，首次看到美機來襲，日軍飛機雖有升空作戰，但因性能較差，不堪一擊，紛紛被擊落，後來美機第二次來襲時日機已少有升空作戰，任其轟炸，無疑的是日軍飛機，在質量均不及美國，又消耗殆盡，故亦只有挨打了。嗣美軍飛機不斷空襲臺灣，因此連鄉下都普遍挖掘大型防空洞以便空襲時避難，夜間亦因空襲，實施嚴格燈火管制，亦即家戶不可洩出燈火光線，故一片黑暗，因制空權完全操在美軍，在臺軍民可謂戰戰兢兢，寢食難安，尤其住在鄉鎮街上者因恐被空襲，紛紛向鄉下農村借屋疏散，有時因為晚上亦有空襲，所以在地下防空洞過夜者，並不稀奇。因美軍不斷來襲，臺灣軍事設施，生產設備，機關民屋受損不少，民國三十四年美軍B 29大型轟炸機羣，分批以地毯式轟炸臺北，臺灣總督府亦被炸燃燒傷痕斑斑帝國主義者着了火了，本省人其時覺得半世紀之被岐視生活，快要出頭天了。此時臺灣已到處風聲鶴唳，本省人和日本人一批又一批扶老携幼，收拾什物家俱紛紛疏散在鄉下居住，因此當時寧可持有一單車，而不要都市一棟樓房，因樓房隨時會被炸，單車則疏散在鄉下甚為方便，當時還沒有機車問世，擁有單車已算為小康以上家庭了。

美軍不但取得制空權，海軍方面質量裝備亦均優於日本，開始反攻後，逐漸收復各島嶼，並摧毀日本海軍艦隊，活躍於太平洋直逼臺灣、琉球，甚至日本本土，日軍窮於應付，無計可施，異想天開，發動

所謂「神風特攻隊」意謂藉「神風」懲罰敵人，犧牲一機，與敵艦同歸於盡的悲壯戰法，參加神風特攻隊隊員，都是年輕飛行員，雖名為志願，其實這種明知一去不能回之差事，是否真正出於自願？只有天曉得了。日本軍閥於末期發動此舉實未免太過於慘忍，其實亦無法挽回滅亡之命運，此舉亦可謂為最后掙扎之一也。

筆者於戰爭快要結束這一年，於中學畢業后被徵召參加學徒兵大隊，此乃動員中學畢業生而施予軍隊操練者，營房設於臺南市郊外，現臺南縣永康鄉臺南農業職業學校，其時學校為配合戰爭幾乎停課，學校教室充為隊部與寢室，當時因白天美國飛機不斷來襲，大隊長（日軍現役軍人）竟命學徒兵利用晚間，行軍到臺南市，行程幾公里，來回費時幾小時，在臺南市內主要幹道，挖掘「戰車壕」即控一陷穴以此防止美軍戰車登陸前進，其實只要在登陸前用飛機偵察一下即可看出破綻，稍為轟炸就可以將陷穴排平，而且美軍戰車精良，如登陸亦可隨時設法掃除此一障礙。我們曾想爲了控此「戰車壕」動員學徒兵，拼手拼足，不知流了多少血汗，但究有多少效用？但因日本年紀甚嚴，一聲命令只有幹到底，豈能提出意見？且因當時日軍已近窮路末途，戰略器材已甚缺乏，無計可施，只有以學徒兵衆多人力來作此勞役也。學徒兵雖然都是十八、九歲的年輕者，但因晚上控「戰車壕」幾小時至翌晨才行軍回營至爲疲倦，行軍時難免昏昏欲睡，隊長爲提大家精神，着令高唱軍歌，當時的情景現在回憶起來，有如做夢一般。另外亦在臺南市附近海岸線，用木頭牽鐵絲網釘在海灘上，仍是防止美軍登陸之一種防禦工事，此與上述「戰車壕」一樣，雖然花了不少血汗去做它，但其實都爲不堪一擊之工事，因如美艦在登陸前稍施艦砲射擊，或用飛機稍加轟炸，自不難排除此一粗魯障礙也。這些亦可謂日據末期，日本軍閥在臺灣掙扎之一景矣。

學徒兵除從事勞役外亦有嚴格之操練，掌管隊部之日本現役軍人有班長、小隊、中隊長等，腦海裡只有軍紀，蠻幹不講道理，動輒打罵一如他們之軍隊，亦即老兵打新兵不足爲奇，有一次晚上在挖「戰車壕」時有一同學，在無意中吹口哨，中隊長以該員工作不專心，當場叫

至面前打二記耳光警告大家要默默的工作，諸如此類蠻不講理情形不勝枚舉。

另外在當學徒兵時曾有一段有趣插曲，那是我們經過機械似的操練，夜間又做吃重的勞役，加以營養普遍不良，（其時隊部三餐多用糙米，副食都只有水煮青菜一項，毫無油分）且空襲頻繁，大家睡眠不足，很多人胸部疼痛，不約而同的向大隊部軍醫室請求施醫及請求病假在營休息，免去夜間勞役，當時軍醫均爲日本現役軍人，但均爲年青新兵，又是知識份子，不一定是好戰者，對我們這些十八、九歲的年青學徒兵遭遇，似仍有多少同情語氣，而且當時軍醫室缺乏醫療器材，醫藥，更沒有X光設備，同學們察覺到這詭弱的一面，多偽裝痛苦非常，出於意外的軍醫竟准病者休息，部份同學則得寸進尺，繼續叫苦朦騙在營休息，後來軍醫似無法診斷爲何病，亦缺醫藥竟完全出於我們意外的，呈報這一批胸部疼痛者爲「肺侵潤嫌疑」，大隊部憑此特准提早退役。筆者亦僥倖入圍退役，其實所謂胸部疼痛，都是從事吃重勞役後之筋肉或神經痛，這一批同學乃大家心照不宣的加以朦騙者，亦可謂爲一種消極的抵制。此雖爲三十八年前之事，但記憶猶新，雖提早退伍有些對不起其他同學，但能提早離開那種痛苦的生活總是喜出望外。我們提早退役還鄉，知道美軍曾向臺灣散發開羅宣言傳單，等於向日本投降，想日本軍閥末日快要來臨了。但又想日本軍閥軍律極嚴，向無「投降」之舉，萬一美軍登陸臺灣，將會抵抗到一兵一卒爲止，本省人亦必遭殃，幸好美軍並無向臺灣登陸，而在硫球登陸，否則後果實不堪設想。嗣民國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年）五月德國已向盟軍投降，但日軍則猶圖作最后掙扎，不願完全屈就，表露贖武向不投降之本性，直至同年八月六日，美國第一枚原子彈，投落於日本廣島，毀滅該市建築物六成，人民死傷十餘萬人，二日後，八月八日蘇俄開始對日宣戰，同日美國第二枚原子彈再投落於日本長崎市，由於原子彈威力空前，日本舉國震驚，日本軍閥此時始如夢初醒，於八月十日向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國提出降書，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天皇頒佈無條件投降之敕書，至此中國八年艱苦之抗戰，終于獲得最後勝

利，臺灣，澎湖於日本統治五十一年之後，重歸祖國的懷抱。

六、結 語

贛武的日本軍閥，侵略成性，瘋狂自大，招致無條件投降，嗣為首「戰犯」一被處斷。誠所謂：「上帝要毀滅你時，會先使你瘋狂」咎由自取，自食其果矣。

中國在艱苦的八年抗戰當中，犧牲傷亡官兵多達大約三百二十萬人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難予估計，但亦傷斃日軍官兵二百餘萬人，又日軍在太平洋及東南亞與盟軍作戰各有慘重傷亡，另者日本，又在最後一刻受到空前未有的美國二枚原子彈無情的攻擊，其廣島，長崎二大都市，幾乎成爲死城，建築物大半摧毀，市民死傷二十幾萬人，而臺灣亦曾約有二十萬本省人被日據當局徵召從軍，約有三萬人戰死。這些

空前的各方面慘重的損失，都是日本軍閥一手造成的災禍，害人害己莫此爲甚。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總統 蔣公即發表「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」指出「正義必勝過強權」之真理終于實現，並指出「不念舊惡」及「與人爲善」爲我民族至高至貴德性，吾人祇以日本贛武軍閥爲敵，不以日本人民爲敵，這種「以德報怨」召示，日本人與世人無不感動，臺灣同胞亦遵照此一偉大召示，故對於在臺日本人及軍人才無報復行動，將他們遣返日本。否則本省人所受半世紀殖民地統治之岐視與屈辱，恐亦難免要發生一些報復行動矣。

筆者以爲世人，尤其日本人，應切記此一慘痛教訓，共同防止帝國主義贛武軍閥再抬頭，以免人類和平再受到損害。（完）

參考書籍：國立編譯館 中國現代史

李守孔編著 中國近代史

